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二回 楊財主忍痛出罰款

且說深州的州官閔上通，聽見王安之言，嚇得跑進衙門。來到內書房，也不敢坐下，滿屋內亂轉，一口的蠻語，說：「可殺了吾了，可殺了吾了！」

州官閔上通，正自書房言語，忽聽院子內有腳步之聲，原來游擊李元真帶領兵丁前來。剛到書房的門口，就聽見屋裡說話：「可殺了吾了，可殺了吾了！」李元真就知道是州官閔上通在內。來至書房門口，一把手將竹簾子抓住，往下一頓，就扔在院中，望身後的兵丁，開言說：「快些將知州閔上通拿住。」

劉大人在大堂立等問話！」手下人聞聽，不敢怠慢，闖進房門，來到州官閔上通的跟前，不容分說，把他繩纏索捆，推出了書房，游擊李元真後面跟隨。

轉彎抹角，不多一時來至大堂。州官閔上通瞧見劉大人扛著那一面枷，坐在他的公位之上，果然是買官米的那個老頭子，嚇得他跪在下面，「咕咚咕咚」，只是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瞎了眼了！不知是大人的台駕前來，有失迎接，冒犯欽差，卑職身該萬死。望大人貴手高抬！」說罷，「咕咚咕咚」又磕起頭來咧！劉大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暫且你不必發慌，等我上熱河，見了主子，把你做官的好處說一遍。皇上若說你做官很好，只怕還有恩典，聖旨前來，眼下高升，也未可定。」州官聞聽，只是磕頭，說：「大人的恩典，望乞超憐！」劉大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將官。」「有，卑職伺候大人。」大人說：「把州官閔上通，交與你看守，只要在，不要壞。等聖旨前來發落。如有錯誤，罪歸於你。」「是，卑職遵命。」說罷，游擊李元真，登時把州官閔上通帶將下去，帶到自己的衙門。怕他服毒，他也會想方法，用竹筒將他的胳膊套上，派了三十名兵丁，兩個把總，晝夜看守，然後將那兩個衙役，派兵也拿來，不必再表。

再說劉大人座上吩咐：「令深州三衙，暫且署印。」這才吩咐：「看轎過來。」手下人答應，不多一時，將轎搭至堂口。劉大人站起身來。

眾位聽這老大人的這個打扮：頭上戴著個破草帽子，身上穿著店家的那件月白布破汗褂子，腳上穿著一雙舊灑鞋，又搭著打上一面枷，真真的可有個看頭咧！

說罷開言，且說劉大人上了轎，轎裡頭剛剛擱開那一面枷，可是小三號的枷，不是大枷，所以轎裡頭擱得開。他老人家也想方法，把那個枷一擱，擱在轎裡內的扶手上，倒也穩當。就只轎夫抱怨，又添了個七八十斤分兩。大人這才吩咐到西邊去，還有點小事兒。眾人聞聽，不敢怠慢。

劉大人吩咐一句話，轎夫上肩不敢停，慌忙邁步往西走，登時間，出了衙門往西行。十字街中往北拐，「富興當」三字目下橫。大人吩咐快落轎，轎夫答應把步停。張祿慌忙下坐騎，劉大人，轎內開言把話云：「張祿去，快把當舖財東叫，他的名字叫楊大成。」內廝聞聽不怠慢，走進當舖把話明：「你們財東在哪塊？劉大人立等楊大成！」

財東聞聽這話，往外開言問一聲：「尊駕找我何緣故？」

張祿說：「你出來自然明。」楊大成聽罷不怠慢，走出門外把眼睜：一乘大轎迎面放，裡頭坐著人一名。破草帽一頂頭上戴，青布灑鞋足下登，穿一件月白布汗褂，上面油泥半指零。原來是個莊稼佬，扛著面小枷在轎中。楊大成看罷時多會，猜不透他這就裡情。財東正然心納悶，劉大人，轎內開言把話明。

楊大成正然納悶，只聽王安說：「還不跪下嗎？這是大人！」

楊大成說：「我知道！一嘴的鬍子麼，不是大人嗎？難道說是個小人嗎？」王安說：「你胡說！這是聖主欽點的欽差，保定府的主考劉大人！」楊大成聽見說是欽差主考劉大人，嚇得他跪在地下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不知大人的大駕前來，有失迎接，罪該萬死！望大人寬恕。」說罷，只是磕頭。劉大人聞聽，在轎內開言，說：「楊大成，你不叫人打我就夠了，焉敢勞動你一個當舖裡的財東迎接！」楊大成說：「哪的話呢！我們焉敢打大人呢？」劉大人說：「你們方才，把本院就摔了一跤，按在地下，舉拳就打，要不虧酒舖子裡的王忠王掌櫃的相勸，這會子不知道還有本院沒有本院呢！」楊大成聞聽劉大人之言，說：「大人，原本有這麼件事，我們方才打的這個人，年紀雖與大人不差，他是個羅鍋子，怎麼說是大人呢？」劉大人說：「楊大成，你方才打的是個羅鍋子。那羅鍋子怎麼惹著你們咧，你們就把他按倒要打呢？」楊大成說：「大人不知道，那個羅鍋子和酒舖子裡的跑堂的，他們倆搭就的活局子，拿小錢來訛我們，為什麼不打他？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你真可惡！把本院摔了一跤，摔得我腰到這會還是疼呢！問著你，你還不承當。」

你說你們打的是個羅鍋子，你往枷的下面瞧，本院是個羅鍋子不是？」楊大成聞聽大人之言，起來，走到轎的旁邊站住，往轎裡頭枷的下面一瞧——何嘗不是個羅鍋子！嚇得他拉了一褲子屎！隨即跪在地下，說：「小的可是瞎了眼咧！求大人寬恕！」

說罷，「咕咚咕咚」，只是磕響頭。劉大人一見，冷笑開言，說：「楊大成，我問你：小錢到底是你們的，到底是本院和跑堂的換上的，來訛你們呢？倒要你實說！」楊大成聞聽劉大人之言，還敢折證嗎？說：「大人，小錢本是小的攬上的。他們噹噹來，要是事情忙，顧不得過手，他們就走咧，也使不出去咧；要是當面過手，數出來，再給他換上。一挪地方，我們就不換。不家，每逢當舖都寫『出門不換錢』呢？」劉大人又問，說：「你們這個小錢，又是哪來的呢？」楊大成聞聽，說：「回大人：小的也不敢撒謊，是小的每天百錢一吊，買了來的。使出一吊去，賺出四百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們哪買的？哪有這個舖子呢？」

楊大成說：「回大人：不是舖子裡賣，是南邊的一宗私爐，糧船上帶了來的，到天津發賣。小的們打天津衛買來的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只因楊大成一句話，送了兩條人命。後來劉大人放賑這件事情，把賣小錢的兩個蠻子拿了來，殺在菜市口咧。

再說劉大人又問，說：「楊大成，小錢既是你的罪，歸與你咧，你是願打願罰？」楊大成說：「回大人：願打怎麼講？願罰怎麼著？大人吩咐明白。」大人聞聽，轎內開言。

大人轎內開言道：「大成留神要你聽：願打打你四十板，枷號兩月再開刑，卸枷還是四十板，發在你湖北把軍充。要是願罰不挨打，免了充軍這罪名，倆小錢，罰你清錢一百吊，算起來，一個小錢該罰五十吊銅！兩條道兒由你揀，快些說來莫消停！」楊大成聞聽劉大人話，自己思量這事情：寧可願罰錢百吊，不願挨打還把軍充。楊大成，拿定主意來講話：說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小的願罰不願打，情願認罰不認刑。」大人說：「既是如此休怠慢，快些盤錢莫消停！」楊大成，聞聽無奈把話明，扭頭回頭叫「伙計：快去取錢莫消停。」吃勞禁聞聽往裡跑，你一抱來我一抱，不多時，盤出一百老官銅！大轎旁邊擺兩垛，劉大人，轎內開言把話云：「快把那，開酒舖的王忠叫，還有那燒餅舖的那李明。」手下人聞聽不怠慢，登時間，把二人叫來跪流平。兩個人只是將頭叩：「小的們瞎了眼了不成！」

不知大人台駕到，望大人，貴手高抬把我們容。」劉大人聞聽開言道：「你倆留神仔細聽：方才有擾酒和菜，多承你們這高情。無物可補你兩個，現有百吊老官銅，每人拿去五十吊，你們兩個分個明。要是嫌少不夠用，快些過手莫消停，打開串子仔細看，有一個小錢，罰他五十吊老銅錢！」楊大成聞聽這句話，嚇得他，磕頭碰地響連聲，開言不把別的叫：「老大人留神仔細聽」

楊大成說：「大人說是這兩個小錢，罰小的一百吊錢。大人說罷，都要過手，那就殺了我咧！那裡還多著呢！要是一個小錢罰五十吊，別說連當舖的本利添上，就是把小的賣了，也不夠！望大人開恩罷！」他這些話，說得連酒舖王忠與燒餅舖裡的李明二人，都有些心中不忍，眼望劉大人，開言說：「大人，小的二人焉敢嫌少？望大人的貴手高抬，饒恕他這一次，連小的二人也感天

恩無盡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看你二人的分上，饒他去罷。」楊大成聞聽，在轎前磕頭，說：「謝大人的天恩！」劉大人轎內開言，說：「楊大成，要不是王掌櫃的和李掌櫃的與你講情，本院若要按小錢罰錢一一罷了，便宜你去罷！」「是。」楊大成又磕了個頭翻身爬起：進當舖而去。王忠、李明也叩謝，拿錢而去。

眾多軍民，瞧見王、李二人拿錢而去，就有眼熱的。這個說：「我要知道他是劉大人，我請他吃頓飯，少不了給我一百弔！」那個說：「我要知他是劉羅鍋子，我請到我們家住兩天，管保把楊大成的當舖罰他，給了我呢！」這個說：「你未必有這麼大命。若得了這座當舖，只怕你們家的炕都站起來了！別胡思亂想發財咧！」說罷，四散而去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劉大人，雖然吩咐起轎，轎夫上肩，穿街越巷，登時出了深州城，上了北京的大道。

劉大人，轎子裡面將枷戴，一心要，熱河去見主聖明。

轎夫邁步急似箭，逕奔保府大路行。穿莊越村無其數，曉行夜住又登程。一心要把熱河上，保府越過一座城。安肅定興也不表，鬆林店派二地明。這邊就是良鄉縣，常新店，一過就是小月城。大井小井石頭道，彰義門不遠目下存。

劉大人，並未曾將京來進，順城根，大轎人抬就往北行。

一直徑奔懷柔縣，過去石槽有行宮。眼前就是密雲縣，石匣那邊是瑤亭。出了長城的古北口，榜石營、青石山二地名。總說罷，路程歌兒不多敘，承德府，不遠就在面前存。

劉大人，坐轎人抬來得快，大宮門外把轎停。轎夫栽桿去扶手，出來個，扛枷的大人叫劉墉。邁步翻身朝裡走，奏事門前把步停。劉大人，正然扛著枷門前站，忽見那，接事的官兒往裡行。劉墉一見不怠慢，走上前來把話明。